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八八五〇 次会议

2021年9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伯恩·内森女士	(爱尔兰)
	中国	戴兵先生
	爱沙尼亚	于尔根松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印度	蒂鲁穆尔蒂先生
	肯尼亚	基博伊诺先生
	墨西哥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尼日尔	奥吉先生
	挪威	尤尔女士
	俄罗斯联邦	叶夫斯季格涅耶娃女士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德松女士
	突尼斯	拉德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越南	邓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1-2439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长者会主席玛丽·罗宾逊夫人阁下；荣休长者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长者会成员、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夫人阁下；长者会成员、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鲁宾逊夫人发言。

罗宾逊夫人（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再次以长者会主席的身份向安全理事会成员通报情况。我感谢爱尔兰政府邀请我们在安理会发言。我也很荣幸与同为长者的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和埃内斯托·塞迪略一起在此与会。卜拉希米先生将特别侧重于谈阿富汗问题，我将提出长者会关切的其他问题。

然而，首先，我想回忆一下2002年3月初我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阿富汗进行的访问。我会见了时任妇女事务部长西玛·萨马尔和时任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负责人诺埃琳·海泽，她们一直在帮助约95名妇女起草她们的妇女权利宪章草案。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妇女做过法官、律师、医生和教师，在塔利班掌权之前在她们的社区很活跃。

她们决定在国际妇女节、在她们的塔利班掌权之前常去的电影院发布她们的宪章。该电影院已被摧毁，但这些妇女清理了约15英尺厚的瓦砾，联合国提供了帆布屋顶盖。联合国还保障现场安全。因此，这些妇女来时没有穿罩袍。我记得，那年3月8

日，我与拉赫达尔一起从讲台上向下看坐在头几排座位上的留着大胡子的男子。

我们看到一名妇女站在更后面，赞美真主，发布了她们的宪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表明妇女的权利并不是西方权利。它们是基本人权，这些阿富汗妇女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新主张这些权利。自那时以来的将近20年里，通过宪法、立法和政策变革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方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

我们不可允许剥夺阿富汗妇女和女孩的这些权利，包括离开该国的权利。安全理事会成员不可让她们失望。我高兴地看到爱尔兰和墨西哥作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共同主席于8月份写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信中提醒安理会注意其在这方面负有的责任。8月30日通过的第2593（2021）号决议是良好的第一步，但安理会现在必须更进一步。我特别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在与塔利班打交道时鼓励塔利班认识到，妇女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女孩在与男孩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教育是不容谈判的，必须予以尊重。

安理会成员集体被赋予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安理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国际机构，代表联合国行事。众所周知，这使安理会所有成员肩负重任，它们不仅要反映本国政府当下的国家利益，而且要集体努力促进全球利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团结和有目标的安全理事会。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先是夺走了人命，同时还阻碍了经济增长，削弱了政治势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场大流行病还显示了国际合作的多重失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并防备下一场大流行病。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题为《COVID-19：让此成为最后一次大流行》的报告为加强关于预防和应对大流行病的多边架构指明了道路。长者会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本月早些时候大会一

般性辩论会上发表一项政治宣言，承诺充分落实该报告的建议。

长者会还对核武器构成的生存危险感到震惊，因为近年来，一些军备控制协议破裂了，出现了危险的新技术和网络战争能力，核大国之间进行新核军备竞赛的严重风险挥之不去。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美国与伊朗迄今未能就伊朗核计划达成新协议。我们重申支持充分、无条件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即将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将是一个采取行动的重要时刻。无核武器国家期望五个公认的核大国秉诚实行裁军，从而在其就《不扩散条约》所作承诺方面取得具体进展。确保审议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应当是安全理事会的当务之急。我们敦促安理会继续积极审议核武器问题。我感到高兴的是，爱尔兰将在本月早些时候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纪念《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五周年。我敦促安理会趁此机会发出支持《条约》生效的明确信号。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样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对于安理会议程上所有问题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放大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科研明确揭示，气候变化给全球稳定和人类生存带来风险。虽然安理会已经开始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安全威胁加以应对，但是我希望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并且更加果断地介入，因为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核心威胁。

关于安理会防止和应对暴力冲突的职责，我促请各位成员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规定：

“安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安理会应当积极利用专项调查权，在大规模暴力活动爆发并被国际媒体竞相报道之前，及早介入这些情势。

关于提格雷问题，随着冲突继续升级，必须将保护妇女和女童作为首要优先事项。安理会已经听取了关于冲突直接导致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无保障问题的通报，以及关于可怕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暴行的通报，包括利用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激励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停火。结束战争是制止这种苦难的唯一方式。安理会还可以考虑访问埃塞俄比亚和提格雷，以重点关注实地情况以及实现政治而非军事解决的迫切需求。

在缅甸问题上也同样需要目标一致。自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六个月以来，该国一直动荡不安。缅甸人民不想恢复军方统治。将非法政变视同正常并加以接受不是通往区域稳定之路。相反，军方延长紧急状态并继续非法拘留全国民主联盟政治领导人，此举有让这个国家走上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之路的危险，是不可容忍的。

安理会必须支持和加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作用，而不是躲在它后面。东盟迄今未能在落实其4月份商定的五点计划上取得进展。我注意到，有报告称，在东盟新特使介入之后，军方目前有可能同意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直至年底。我们敦促各方抓住这一机会。

当前，必须采取有力行动，以确保联合国全面应对正在荼毒缅甸的2019冠状病毒病以及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安理会成员在这方面可以找到共同立场。还应当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同东盟特使合作，寻找一种政治解决方案，通过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和举行对话来解决危机。对缅甸有影响力的安理会成员应承担特殊义务，鼓励缅甸提供对话的可能。

最后，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今年的新一轮暴力冲突表明，毋庸置疑，国际社会必须在

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一种解决根源问题的新做法。安理会未能解决持续违反第2334（2016）号决议之举，致使各方能够采取行动，损害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安理会应当重申它对决议条款所作的承诺，并采取有力行动，对各方违反决议之举追究责任。会员国也应当鼓励各方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巴勒斯坦局势，以此作为它们对有章可循的国际体系所作承诺的一部分。

在我刚刚讨论的诸多问题上，我承认安理会成员之间存在真实而严重的分歧，内部政治分歧令人遗憾地导致安理会多次辜负其职责。但是，我促请安理会全体成员回到其授权任务的重要基础上来，并作出不懈努力，尽可能找到共同点并建立共识。每一个安理会成员都应当认识到，它们在维护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这应当是安理会今后几年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宾逊夫人的通报。

我现在请卜拉希米先生发言。

卜拉希米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第二次代表长老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第一次是在四年以前，我主要谈及巴勒斯坦问题（见S/PV.7977）。这个悲惨的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未曾改观，而是恰恰相反。占领国对当前明目张胆的种族隔离负有责任。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过分严酷的压迫和蓄意剥夺，这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的某些无条件支持者都感到难堪。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之后不久，巴勒斯坦问题就被列入安理会议程。五年前，安理会通过了第2334（2016）号决议，这项里程碑式的决议明确规定，那些责任人有义务处理妨碍实现和平的关键障碍，包括当前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修建定居点的活动。难道不是早就应该结束那些不公正地违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权利的失败政策？

我们的主席玛丽·罗宾逊夫人雄辩而清楚地阐述了长老会的某些关切事项和期望，包括对阿富汗的关切和期望。既然轮到我发言，我将仅就阿富汗问题发言，但是在这个议题上，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述一切应当述及的问题。

截至星期日，即前天，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先生和已故游击队传奇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先生之子艾哈迈德·马苏德先生在潘杰希尔谷地进行抵抗的壮举被打败。塔利班目前实际上单独控制了该国的全部领土。

今天的阿富汗不是我在1990年代末和2002年至2004年1月所了解的阿富汗。因此，我不会妄称拥有独到的认识或内部消息。我只有少许经验，以及主要是对伟大的阿富汗人民的深切同情、关心和尊重。

关于人权问题，罗宾逊夫人刚才作了有力的发言，我无须画蛇添足。联合国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核心是保护阿富汗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最弱势者的基本权利，即妇女和女童、境内流离失所者、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人权维护者等等。为了继续开展工作，联合国必须得到安理会的支持。它将必须建立起同国家和地方当局合作的某种体系，目前这意味着同塔利班合作。

说人道主义局势恶劣是一种轻描淡写，需求更加紧迫。然而，援助的流动却嘎然而止，捐助方倾向于放弃阿富汗，因为现在塔利班恢复了对该国的控制。国际社会希望恢复对阿富汗人民的支助，但是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却不想与塔利班打交道，不准备立即在外交上承认塔利班即将组建的政府。

就塔利班方面而言，其领导层似乎并没有统一意见。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将恢复2001年9月11日之后其政权被推翻时他们的看法与做法。相反，其他人则说，他们要尊重其对手，向他们伸出手去，努力与他们一道组建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府。

与此同时，该国的国家机构陷于瘫痪，阿富汗人民遭到抛弃。饥荒和绝望似乎把千百万男女老少置于无法逃脱的死地。应该做什么呢？我并非声称知道该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从阿富汗境内外聪慧的阿富汗青年那里听到的是，必须并且亟须给和平一个机会。极其紧迫的首个步骤就是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团结一致的全力支持下，向喀布尔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启动同塔利班领导层的坦诚讨论。

与此同时，必须落实一项紧急和重要的人道主义方案。联合国及其机构以及该国境内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具备实施该方案所需的经验。它们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十分得力，并且具有奉献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统治时期，联合国曾撤出其所有国际职员，这次它也是这样做的。当地的工作人员则继续工作，出色地履行职责。塔利班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涉。

联合国应像上次那样，从塔利班那里得到明确的保证，即：它不得干涉联合国本身和其它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

我显然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领导马丁·格里菲思最近的报告感到鼓舞，他报告称，塔利班承诺，将保障所有、无论男女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安保以及通行自由，也保障对需要帮助的民众的人道主义准入。联合国应对塔利班的这些承诺进行问责，确保这种保证不仅包括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而且也包括政府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

我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将于9月17日审议延长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任务期限的问题。鉴于当前阿富汗的情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阿援助团。现在安理会的行动也许应仅限于时间足够长的、比如说6个月的某种技术延期，并且花时间制订联阿援助团在接下来的新阶段将需要的有力的任务授权。

我的印象是，阿富汗问题上的国际当事方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对塔利班的抵制并非最佳选择。完全与世隔绝使塔利班对世界抱有一种扭曲的看

法。我有时会思忖，如果塔利班运动及其政府当时得到充分的国际承诺，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我曾与他举行过三次耗时漫长的会议——是否还会准许毁掉巴米扬的大佛。同样，如果塔利班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乌萨马·本·拉丹是否还会得到他需要的机会和保护，准备和执行9月11日的袭击事件？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扪心自问这些问题的同时，塔利班也应回顾过去，自问这些问题。现在，塔利班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地区和国际上受到从雅加达到莫斯科、从安卡拉到北京等各国首都的正式接待。塔利班认为，现在它代表了占压倒多数的阿富汗人民，并以他们的名义施政。事实上，它与政变策划者或者赢得选举的政党没有任何不同。许多同胞并不支持塔利班。它必须明白，数十万、也许是千百万涌向喀布尔机场或者其所有邻国边界的阿富汗男女老少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阿富汗人批评塔利班，不欢迎它的统治。

最后，我谨提出不仅涉及阿富汗、而且事关许多其它国家的一点意见。政治伊斯兰现已成为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的许多穆斯林为主国家的现实。我们看到它存在不同色调与形式。重要并且刻不容缓的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宗教、观念以及政治流派要学习如何停止相互排斥，而是明白我们有必要接受在容忍、彼此尊重以及合作中共存，并且这样做对各方都有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吉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我谨赞扬长者会主席玛丽·罗宾逊夫人和冲突调解人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我感谢长者会的其他成员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必须继续呼吁为其提供行动工具的《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并且重申恪守《宪章》。安全理事会必须呼吁根据《宪章》第25条遵守和执行其决

定，并确保定期跟进。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道，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的威胁是真实的，尽管安理会成员对这些问题存在分歧。因此，与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讨论、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且使用谈判和对话这些工具以确保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

关于核武器问题，我国代表团要回顾长辈会的看法，即会员国需要遵守四个“D”立场——即理论（doctrine）、卸除（defuse）、部署（deploy）和减少（decrease）。关于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气候危机，应该认识到它对安全有直接的影响，鉴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世界上造成了各种冲突，尤其是在萨赫勒区域和乍得湖流域，谈到气候、和平与安全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

鉴于这些挑战，应促进和加强多边主义，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遏制气候变化，提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以及推动冲突后重建。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将联合国置于其行动的中心。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长必须继续适当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他的任务，公正地维护本组织的价值观和道德权威。秘书长和其他会员国以及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的接触是必要的，应该继续保持。在这方面，秘书长必须始终进行斡旋，防止国际冲突的出现、升级和蔓延。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迅速有效地行动，以适应非传统威胁和快速爆发的危机，如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更好地利用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和第2565（2021）号决议，监测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遵守和有效执行这些决议的情况。这场疫情向我们表明了全球卫生系统的失败，以及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彼此帮助的必要性。

为此，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呼吁在分发疫苗时保持国际团结，实现秘书长出于人道

主义理由要求的全球休战，加强卫生方面的多边主义。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鼓励长辈会，鉴于其广泛的经验和影响，他们可以作为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参照对象。他们在之前和今天传达的信息展现了强烈的领导意识和实用建议，这显然将有助于我们今后的决策。

长辈会应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青年和民间社会团体——它们也是安理会的伙伴和对应方——接触，讨论和分享它们在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和其他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全球现象方面的经验。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玛丽·鲁滨逊夫人阁下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阁下今天的通报。我也欢迎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夫人阁下和埃内斯托·塞迪略先生阁下。联合王国重视长辈会关于安全理事会如何发挥作用，以改进预防冲突和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不断变化的威胁的多边对策的看法。

我想着重谈三点：第一，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演变的应对措施；第二，安理会能够带来真正影响的一些具体国家的例子；最后，全系统预防冲突方法的重要性。

第一，在安全理事会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76年来，我们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们应对新挑战的方式，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从2019冠状病毒病中重建得更好，将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塑造我们的世界。

随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演变，安全理事会也必须改变。我们不应该自我审查。一旦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明显的新威胁，我们应该及时进行审议。我们应该更快地对冲突和暴力的预警信号作出反应，尽早行动防止冲突和事态升级。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开展前景展望和预警，而不是拖延到冲突已过临界点才行动。

第二，目前有许多危机，其中，安全理事会更加灵活、有创意的应对措施将有助于受冲突影响的人。可以说，我们没有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来应对提格雷的冲突，但安理会持续、建设性的接触可以通过鼓励各方达成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这种接触也会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在这方面，我欢迎长者会就安理会如何最好地支持非洲联盟非洲之角问题特使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先生阁下的工作发表意见。

阿富汗近期的事件也表明，我们参与预防冲突和迅速应对实地不断变化的局势是多么重要。多边体系和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明确、协调信息对于确保塔利班言行一致是必不可少的。上周通过的第2593（2021）号决议为安理会继续在这一重要事业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全理事会始终一致谴责暴力，呼吁在缅甸恢复民主。然而，局势继续恶化。我们欢迎任命拿督·艾瑞万·约瑟夫阁下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缅甸问题特使。缅军必须与他接触，在五点共识方面取得进展，应对人道主义局势。在安理会，我们应该审议所有备选方案，以便继续致力于支持政治解决。

最后，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但它不能单独行动。预防冲突的一致办法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行动，将人道主义、发展与建设和平努力结合起来，并与各个区域组织和伙伴协调。在这方面，联合王国坚决支持秘书长致力于将预防冲突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致力于实现保持和平议程。我们通过调用大家能够使用的所有工具，可以为所有人建设持久、可持续的和平。

德松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赞扬爱尔兰共和国召开今天的讨论，我们感谢尊敬的长者会分享如此敏锐的见解，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他们对全人类的持续奉献加强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坚定不移的承诺。

各国今天面临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因此需要经过改革的、有效的多边主义，优先维护集体利益，保护全球公域，并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和观点。

在太多情况下，无法获得基本公共产品，包括食物和水、住房和卫生、教育和健康以及稳定的就业，导致不平等和被剥夺权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继而导致公众信任普遍下降，种族、族群和政治分歧久拖不决。

在脆弱环境中，例如在受到冲突影响和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贫穷和发展落后仍然是贯穿整个社会的普遍特征。这些发展挑战往往表现为敌意和暴力的痛苦循环，并引发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更好地保护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并为所有人提供和平与正义。

《联合国宪章》概述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充分尊重和完全遵守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情况下应对全球挑战。这些原则不容商榷，必须继续成为所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核心。必须加强国家对和平和政治进程的自主权，重建社会契约，并认真努力寻求和解。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再次呼吁用全系统共同努力的全面办法来开展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活动。安全理事会应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主要机构——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更密切地合作，制定切实可行、促进性别平等、以人为本和对气候变化持敏感态度的发展战略，并根据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国内需求和优先事项向其提供这些战略。

在发达国家履行其海外发展援助承诺时，应加快实施能力建设举措；污染大国应该制定并实现雄心勃勃的遏制排放目标，进而为气候适应和减缓举措提供更多支持。

气候危机在不断加深，安理会必须充分考虑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就过去的侵权行为——包括留下不平等和发展落后等可怕遗患的历史不公——实现补偿性正义，也必须成为任何旨在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严肃议程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在这场疫情中所见证的那样，自我保护只能通过相互保护来实现。全球公平获得安全有效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问题仍然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之一。所有国家也必须放弃单方面做法，包括经济制裁和其他敲诈措施，这些做法阻碍了从这场疫情中可持续恢复的努力。

通过安全理事会统一目标、广大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并在长者会和其他坚定利益攸关方的持续倡导的进一步支持下，我们仍然有望为全人类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以新的希望、奉献和团结精神共同努力，为所有渴望和平、安全和发展的人提供和平、安全和发展。

尤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也谨感谢爱尔兰安排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对玛丽·罗宾逊夫人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分享他们的丰富经验表示高度赞赏。

我要谈谈挪威认为安全理事会在今后几年可以做得更多的三个关键领域。

第一，安全理事会负有预防冲突的任务。然而，安理会往往不愿及早采取行动，即使是在有紧急警告信号的情况下。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敏感性以及各国希望避免安理会关注其国内事务。这令人遗憾，因为它削弱了安理会发挥其最重要作用之一的能力。通过和平手段避免冲突的努力是迄今为止减少暴力冲突的最有效方式。

利用秘书处和国家工作队的现有资源，同时利用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预警和预防机制的伙伴关系，可以以制度化、谨慎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非正式态势感知简报会和实况调查团等举措是积极的，安理会可以在冲突爆发前积极利用这些举措来

参与。经验表明，过渡时存在风险，必须注意防止冲突再次爆发。为此需要与东道国密切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国一体化办法。

第二，包容性是取得持久成果的关键。有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组织、和平建设者、人权维护者和受害者参与的和平进程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合法性。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让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所有方面，并弥合这一目标与实地现实之间的差距。

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阿富汗妇女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塔利班领导层中的一些人表示，妇女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女童可以重返学校，但其他塔利班领导人则表示，这些问题尚待决定。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们看到，当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无法安全地开展工作并接触到有需要的妇女和女童时，正当的人道主义准入就会受到阻碍。如果妇女不能提供或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和服务，国际社会将无法充分帮助阿富汗并充分应对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都必须非常明确，没有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就无法解决人道主义局势；如果妇女不参与劳动力，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妇女不参与政治解决办法，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和平。

挪威建设和平经验中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是，要愿意与冲突中的所有行为体对话。与其他人认为不可接触的行为体接触，对于达成政治解决办法可能至关重要。对挪威来说，这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很早就参与了这一进程。同样的办法在其他许多努力中也很重要。例如，自2007年以来，挪威一直与塔利班保持联系。

当武装冲突爆发时，确保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平民对于为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至关重要。安理会必须提醒冲突各方遵守自身国际法律义务。必要时，安理会还必须在其任务范围内采取措施，以确保冲突各方履行其在这方面的义务。我们完全同意长者会的观点，他们指出，只有当冲突的根源得到

解决，有罪不罚现象受到挑战，人权占据中心位置时，才能实现可持续和平。

第三，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制定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非传统威胁的新办法。安全理事会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风险。这也是一个预防冲突的问题。

从喀布尔到提格雷，从外层大气到海洋深处，世界正面临许多多方面的挑战。只有通过多边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人们往往关注安理会无法实现的目标。然而，今年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内容从防治2019冠状病毒病、延长和平行动任务期限，到延长对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援助机制不等。这种一致态度让我们大受鼓舞，应继续在这一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蒂鲁穆尔蒂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国爱尔兰与长者会一起召开本次重要的通报会，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我感谢长者会主席玛丽·鲁滨逊夫人阁下和荣休长者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阁下的真知灼见。我也感谢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女士阁下和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先生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听到长者会的发言确实是一种荣幸，他们是知名的和平支持者，因其在促进和平方面的非凡工作而受到全世界的钦佩。

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提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措施，其中包括《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提到的行动。因此，《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安理会集体行动的触发机制。安理会的行动不是第一步，而是在用尽一切可用方法之后的最后一步。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原则是不干涉会员国内政。挑战是在启动安理会的行动时如何平衡这些重要的信念。

安全理事会由于其组成的性质，有其自身局限。虽然联合国主要是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

上，但这一原则在安全理事会这一主要机构中是最没有得到实现的。成立75年多后，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我们已看到并继续看到，在不容许调解努力，特别是区域调解努力的情况下，干预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后果。因此，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并且应该在这些背景下看待预防性外交的呼吁。

近年来已经作出努力，通过将专题问题作为和平与安全问题，把它们纳入安理会。虽然其中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和及时，例如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但我们同样应该小心，我们这样做不是在改革其他联合国机构，而是在僭越它们的一些责任。

有鉴于此，我要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涉及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许多问题源于一个重要事实：安全理事会并没有真正代表当代世界。正如莫迪总理去年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见A/75/PV.12），改革联合国的应对措施、进程和性质是当务之急。

今天的世界与1945年的世界大不相同，如果会员国要真正相信安全理事会的公正性，它就必须根据某些公正的标准作出决定。安理会必须代表当今现实，才能可信、合法和有效。因此，在考虑预防性外交时，无论是自行决定还是通过秘书长的建议，会员国都必须相信，安理会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工具。只有这样，预防性外交才会有效，甚至被所有会员国接受。

第二，联合国有几个主要机构，其作用和职能得到明确界定。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的问题主要由大会而不是由安全理事会处理。我们需要酌情改革其他机构，使它们更加有效，并促进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合作行使职能。给安理会背上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负担，这一趋势以我们认为这些挑战与和平与安全威胁相关为前提，会弄巧成拙。

第三，世界继续面临和平与安全挑战，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仍在继续，加剧了这些挑战。当代安全挑战不局限于领土或政治争端，而是超越了地理或政治边界。为了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我们需要跨边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在这方面，加强联合国同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和联系绝对至关重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对当地因素和复杂性有深入认识，因此处于独特的地位，能够帮助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各自区域的冲突。我们看到过安理会的决定与区域集团的决定不一致的情况。

第四，持续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恐怖主义团体的扩张继续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先生今年早些时候在安理会发言时（见S/2021/48），提出了八项反恐原则。安理会需要对非国家恐怖行为体及其支持者持零容忍态度。同样重要的是应结束僵局，迅速通过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第五，关于第2532（2020）号和第2565（202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决议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仅限于应对受冲突影响地区与COVID-19疫苗有关的挑战。疫苗接种是人类成功摆脱这一大流行病的最大希望。在这场集体战斗中，印度与国际社会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专门知识和资源。

2021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尊重所有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所有人自由和开放进入全球公域为前提。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这次重要讨论，并感谢鲁滨逊主席和卜拉希米外长的通报。我也欢迎约翰逊·瑟里夫总统和塞迪略总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长者会解决和预防冲突的工作现在和以往一样紧迫。他们带来的经验、指导、明智的建议和尊重得到了安理会和全世界的赞赏。80年前，我们走到一起，用《联合国宪章》的话说，“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重申对基本人权的信念”。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如此成功过。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可能无法团结起来，然而，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开始，并在此基础上，我们用一套新的自我约束原则替代了“强权即公理”——这些原则指导我们预防冲突、减轻人类苦难、捍卫人权，并且不断对话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成果无可否认。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大规模冲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少。我们推进了全球防扩散，防止了核战争。我们尊崇保护人权，并将其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我们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努力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

安全理事会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核心。我们和任何人一样知道这个机构有多么不完美，但它是我们应对面前巨大挑战的最佳工具之一。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不分国界的全球威胁。今天，我将重点谈谈三个最相关的问题：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气候危机和全球人权侵蚀。鲁滨逊主席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三个问题。

COVID-19大流行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幸免于难。疫情给我们的全球卫生系统带来压力，破坏经济稳定，并导致全世界400多万人死亡，其中包括60多万美国人。我们都知道，影响超越疾病本身。经济受到影响，不稳定已经蔓延，基于性别的暴力激增，数百万儿童，尤其是年轻女孩，被迫留在家中无法上学，太多的人可能不会再回去。越来越多的女孩被迫结婚。儿童怀孕现象增加，年轻女孩中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感染率很高。我们必须阻止这种病毒，现在就必须阻止它。

就我们而言，拜登总统已承诺美国将发挥疫苗库的作用。我们已经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捐赠了1.26亿剂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我们提供这些疫苗没有附加条件，我们提供的疫苗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提供的总数，今后还将提供更多疫苗。此外，我们正在与安全理事会许多其他成员国合作，推动重大举措，以扩大疫苗生产，改善获得疫苗和救生治疗的机会，并加强保健系统。

我们认为，安理会本身可以在应对COVID-19疫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些决议，呼吁全球停火（第2532（2020）号决议），呼吁加强合作，向冲突地区提供疫苗（第2565（2021）号决议）。在需要执行这些决议的地方，例如在缅甸，持续不断的暴力严重阻碍了应对疫情的措施，我们需要为此大声疾呼。

与COVID-19疫情一样，气候危机也威胁着我们所有人。在美国，就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经历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极端野火，我自己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遭遇了毁灭性飓风，纽约这里发生了危险的洪水。当然，受害的远远不只是我们。世界正在经历季风和干旱，以及海平面上升和有毒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对每个大陆每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此，拜登总统在他召集的气候峰会上，推动作出努力，应对气候危机。他宣布了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减少50%，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尽一切努力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摄氏度的目标保持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

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按照目前的速度，气候危机会迫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世界上许多最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最容易受到气候灾难的影响。在安全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今年早些时候加入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并一直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突出气候危机对安全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谈人权。《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联合国的基本单位不只是民族国家，而且也是人类“国家”。普世人权是本组织项目的核心，但我们的基本权利常常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愿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继续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经常针对那些认同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或无性恋的人群，而且长期歧视宗教少数群体、残疾人、妇女和女孩。美国致力于履行我们的人权义务，结束一切形式的歧视。为此，美国于7月宣布，打算向所有就专题人权问题提出报告和咨询意见的联合国专家发出正式和长期的邀请。放眼全球，我们也同样致力于促进海外一一从阿富汗到埃塞俄比亚到也门一一的人权。最近，安全理事会重申，所有阿富汗人，包括妇女和女孩以及少数群体成员的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第2593（2021）号决议）。只有通过促进阿富汗人民的权利，我们才能为建立一个稳定、安全和包容各方而且与自己实现和平的阿富汗奠定基础。我们支持长者会努力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我们支持任命奥巴桑乔总统为非洲之角问题特使。

一些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国或寻求进入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认为人权是可有可无的。不对，不是这样。这种危险的概念与作为联合国基石的自我约束原则背道而驰。任何在安全理事会中削弱保护人权的做法，包括限制人权监测和报告的做法，都将遭到我们最强烈的反对。

在我们开展保护人权、制止疫情和应对气候危机的工作时，我们欢迎长者会成员的睿智和指导。他们的贡献是无价的。在我们面对当代的巨大挑战时，我们需要长者会提供的一切帮助，让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长者会代表在今天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作的通报。没有人可以怀疑加强国际关系多边基础的必要性，或者在世界的全球谈判中心平台，即联合国，特别是其安全理事会中保护和发展

这种多边基础的重要性。我们非常仔细地听取他们的评估分析。他们的发言引人入胜，因为这些通报者也曾有机会就联合国面临的任務开展工作。荣誉长者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为解决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杂危机以及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领域开发新的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长者会主席玛丽·罗宾逊夫人在她的祖国和世界各地，都是促进人权方面公认的导师。我们注意到她在许多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还欢迎长者会其他代表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夫人和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今天出席会议。

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经历一个根深蒂固的变革时期。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正在建立。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新的发展经济中心正在提升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客观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最近有人不是建立平等合作，而是企图人为地按等级将国家分为据称行为正确的国家和违反规则的国家。与此同时，那些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人，往往不能解释这些规则具体是什么，以及在我们已经有国际法文书——首先包括明确规定各国义务的《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就是要垄断为国际社会制定重要决定的工作，其意图是要将其关于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的设想强加于其他所有人。

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企图将一些特定国家群体形成的意识形态作为全人类的指南。然后，这些价值观被宣传为是一种制衡，可以对抗任何其他关于世界秩序或关于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的想法。持不同意见的国家将面临制裁、甚至武力。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只会进一步分裂国际社会。此外，实践表明，它既不能解决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国家的紧迫问题，也不能解决冲突，其中许多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我们坚信，真正的多边主义建立在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和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基础之上。这是加强互信、改善国际关系环境、确保面对全球挑战人类发展能够具有可预见性的必由之路。在我们看来，一门心思地评判谁的价值观更好或更差徒劳无益。我们完全应该承认其他价值观的存在，实事求是地予以接受并加以考虑。

决策若由其实施所依赖的每一方制定，就会更加稳健和可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争取作出共同努力，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是真正多边性的全球平台。它们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我们认为，解决当今许多问题的办法在于加强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而不是另起炉灶。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分工，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相信，尽管安理会议程范围很广，但与解决冲突有关的问题应始终是其议事工作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我们对于向安理会提交仅与其核心授权间接相关并可在联合国其它论坛得到更适当处理的项目持谨慎态度。

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决定必须始终考虑到《宪章》所载的不干涉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用安理会来反对不合自己心意的合法政府是不可接受的。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表明，这些措施从未给人们带来和平或繁荣。

最后，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始终考虑彼此利益，努力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的解决方案。我们想要克服对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信任危机，就肯定必须这样做。就我们而言，我们申明俄罗斯致力于公开、诚实和公平的对话，并愿意寻求共识。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通报人——玛丽·罗宾逊总统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发表见解。

创建联合国是为了着眼未来。《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法律原则和政治工具。76年前商定的这些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今天仍然有效。

过去两年对世界来说非常艰难。疫情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有时会使我们在最需要团结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疫情凸显出安全理事会必须如何与时俱进并继续发展。从2020年3月中旬到2021年5月下旬，安理会主要以虚拟方式开展工作。我们设法度过了疫情最艰难的时期，通过了多项决议和其他文件，尽最大努力应对全球冲突。

我们仍然担心世界各地，尤其是提格雷、白俄罗斯和阿富汗人权状况不断恶化。我们的任务仍然是维护《宪章》，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同时追究侵权者的责任。我很高兴听到通报人分享他们对于我们安理会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提格雷人民的想法。

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当炸弹已经爆炸，有人丧生时，对我们来说就太晚了。关键在于预防和准备，而不是处理后果。有大量信息可供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能够比以前更快地达成共识。这可以挽救生命。

安理会要想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就需要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安全威胁。世界在变化，安全理事会必须随之变化。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针对石油基础设施、食品和医疗保健部门——我们最基本和最关键的服务——的恶意网络活动如何构成真真切切的威胁。损害关键基础设施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鉴于恶意利用网络空间所产生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和广泛，各国显然需要落实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框架并遵守国际法。6月，在爱沙尼亚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安理会首次专门就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

与安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见S/2021/621），安理会应当继续处理此事。

最后，多边主义和推进国际法对于应对新出现的全球威胁必不可少。多边主义只有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才能切实发挥作用。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并得到联合国的集体决定，包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作出的集体决定的支持，才能确保我们迎接这项任务。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多边主义的包容性和网络化必须得到加强，它必须将人权摆在核心位置。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保护和协助创建一个安全和多样化的民间社会空间，这对增强民众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

戴兵先生（中国）：我感谢元老会主席罗宾逊女士和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我也欢迎瑟利夫女士和塞迪略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首要职责。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充满挑战，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进一步放大了关乎和平与安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要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就必须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当务之急仍然是团结抗疫。新冠疫情不仅威胁全人类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也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

确保人人获得疫苗是检验多边主义有效性的试金石。当前，疫苗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剂难求，而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在囤积远超自身需求的疫苗，放在仓库里任其过期。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停止疫苗民族主义，以实际行动为疫苗的全球可及和公平分配做出贡献。

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是安理会的主责、主业。安理会议程上不少热点问题正处于关键阶段，必须运用真正多边主义方式，切实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立，切实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利用斡旋调解手段，推动当事方对话协商，

消弥分歧。绕过安理会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于法无据，于理不容，于情不通。

阿富汗问题最近的演变表明，外来军事干涉强加民主改造方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制造更多矛盾，只会以失败收场。有关国家从阿富汗仓促无序撤军，导致喀布尔陷入混乱和动荡，酿成重大人道灾难，给阿富汗人民留下成堆的问题。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兑现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不能把责任推给阿邻国和国际社会。

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必须秉持真正多边主义理念，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根本消除，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反恐，是对国际反恐合作大局的最主要干扰，必须加以摒弃和抵制。

气候变化问题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等重要共识，已经形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重要合作框架。我们要做出共同努力，把这些共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特别是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承诺，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挑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来，中国一直是真正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践行者，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一以贯之，持久可靠。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基博因诺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赞扬爱尔兰召开本次会议，并衷心感谢我们的通报人玛丽·鲁滨逊夫人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同时，我们欢迎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夫人和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庞塞先生。

能有机会听取长者会个人和集体充满智慧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日益相互交织、

日趋脆弱之际，确实令人感到非常荣幸。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在2007年7月18日发起成立这一知名领导人小组的首次演说中指出，长者会的核心责任是分析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寻找伙伴，并在“其他人感到厌倦的地方注入新的活力”。数十年来，长者会以公开方式或通过私人外交提高人们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挑战的认识并应对这些挑战，在此基础上积累的经验为这一平台带来了亟需的有利条件。

多年来，安理会一直在审议急需作出战略性决定的局势，这些局势涉及其议程上各种由来已久和新出现的国际安全问题。然而，尤其是近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有效的多边解决办法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肯定。正因如此，肯尼亚赞赏长者会的重要作用。

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挑战很多，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时间允许，我将请长者会就安全理事会如何有效应对三种威胁发表见解，长者会主席在通报中已提到其中一些威胁。

首先，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世界的相互关联性。它暴露了国家的脆弱性，暴露了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严重不平等，暴露了国际机构中的潜在弱点。早在2014年，我们就看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应对埃博拉危机做出了迅速而坚定的努力。然而，安理会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商定第2532（2020）号决议，以支持秘书长从齐心协力抗击COVID-19大流行的角度提出的全球停火呼吁。

在这方面，安理会如何才能以最佳方式开展协作，执行第2532（2020）号和第2565（2021）号决议的建议，以支持在疫苗推广方面加强全球团结与合作的呼吁，消除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防备下一场大流行病，特别是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据长者会判断，就整个世界而言，目前是否有可能制定一项国际条约，以制定规则、规范和原则，指导多边系统应对各种大流行病，同时认识到大流行病也会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迫切需要就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达成多边共识。我们认为，低估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已经站不住脚，因为该现象不仅为全球冲突和不安全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而且也已成为其倍增因素。因此，我想听听长者会的意见，即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创新办法，以必要的认真态度相互协作，应对气候危机对非洲、小岛屿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第三，即使在我们纪念第1373（2001）号决议通过20周年之际，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依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似乎在赢得战役的同时，却在政治斗争方面输了。一度看似可以实现的解决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目标似乎难以立即实现。

肯尼亚一直呼吁根据安理会制裁制度，包括第1267（1999）号决议，将青年党等公认的恐怖团体无一例外地列入制裁名单。根据长者会的评估，在准备和应对棘手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应如何调整多边体系？如何能更好地采用多边办法，来减少恐怖团体和好战团体愈益用以在全球恢复元气的机会？

最后，我指出，今天与长者会的有益交流严肃地提醒我们，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国际社会必须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增强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的权能，以领导全球应对时下和未来的危机。只有一个更坚实、强大、敏捷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才能胜任这项任务。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感谢爱尔兰前总统鲁宾逊夫人和阿尔及利亚前外交部长卜拉希米先生的发言。

我们也热烈欢迎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里夫和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来到安理会。

墨西哥感谢长者会分享其经验和智慧，以求解决困扰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必须说，在我国的上千

年文化中，年长者的智慧常常得到肯定，普遍认为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仅谈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安理会重要的三个领域，并简要谈谈加强多边主义以确保提高其效率的必要性。

首先，关于人权、民主和性别平等，安理会不仅必须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还必须防止已经取得的成就得而复失。因此，我们必须支持促进缅甸恢复民主的行动，不能听任阿富汗已取得的进展被颠覆。正如我国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的共同主席爱尔兰一道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必须保持团结，以消除对阿富汗妇女和女孩权利的任何威胁，并强调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阿富汗的任何新政府。

第二，裁军仍然是影响人类命运的问题。前秘书长兼长者会成员潘基文正确地指出，没有所谓合适的人掌握错误的武器之说。这正是订立《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前提。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中东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多边进程。作为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墨西哥将努力确保在下一全面审查中，加强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我们希望可指望得到各代表团的支持。

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关注小武器和轻武器构成的威胁。因此，墨西哥将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提议，对限制不负责任地转让此类武器的措施进行一次分析，这种转让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将引发冲突。非常希望长者会能特别就此提出任何建议。

第三，不可否认，气候变化和核武器一样，威胁人类生存。同样无可辩驳的是，气候变化可加剧现有冲突。在萨赫勒和非洲之角等区域，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我们已经看到如此。最近热带风暴格蕾丝经过海地，加剧了地震对这个政治挑战持续不断的姐妹国家的影响。像海地这样的国家和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安理会更多的关注。

最后，请允许我提及解决上述挑战以及今天会上提到、我们一直关注的其他挑战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我们如何能够提高多边主义的效率？许多时候，安理会未能完成《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任务。安理会对大流行病的反应迟缓就是一例。有人仍然认为，大流行病不是国际安全问题。当这种观点通过否决权一否决权的提法有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微妙的责任一而占据主流时，安理会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的风险增加。安理会在重大危机期间陷入瘫痪，有损其权威和相关性。

矛盾的是，在国家一级，大多数国家认为，应通过简单多数或有效多数视情况作出决定。但在安理会，只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一个做出决定，就有可能不仅挫败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意愿，而且挫败国际社会的意愿。正如有人已经在此指出的那样，76年前的环境与2021年不同。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入法国-墨西哥倡议，在可能发生大规模暴行罪时，避免使用否决权。事实上，当安理会陷入瘫痪时，大会必须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欣见，面对危机，例如这场疫情大流行，去年4月，由墨西哥牵头，179个国家共同联署第74/274号决议，该决议促进公正、透明和公平地获得我们知道很快将会出现的疫苗。然而，该决议不具约束力。17个月后的今天，我们继续强调，为战胜大流行病，我们必须更快、更公平和更有效地分发疫苗。

最后，安全理事会亟须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安理会不愿处理当下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但可能成为这种威胁的问题。这限制了它采取预防性行动的能力。我们非常想了解长者会在这方面的见解。

拉德卜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爱尔兰决定举行今天的安理会专场会议，听取长者会的意见，这个非同寻常的团体由

国际领袖和行為者组成，他们将自身丰富的专长和经验奉献给和平、正义和人权事业。

我要感谢玛丽·罗宾逊夫人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的宝贵通报，并欢迎在座的其他长者会成员，即约翰逊·瑟利夫夫人和塞迪略先生。

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审议世界上的大量冲突和紧张局势，包括新的局势以及列入其议程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丧生，并发生破坏和侵权行为。

尽管安全理事会定期、有时甚至每月处理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过大量决议，启动政治解决途径，创设了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并延长其任务期限，加之秘书长一再呼吁停火，但在许多地区和局势中，实现和平和建立国际安全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平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仍然是暴力、侵略行为和各种侵权行为的最大受害者，而其他地区则处于稳定和不安全交替期，这样的局势有时演变成武装冲突，抹杀先前取得的和平成果。此外，其他一些局势的类别既不能归为战争，也不能归为和平。

所有这些局势都因紧张关系和预测而加剧，耗尽有关国家和人民的能力和精力，扰乱其发展道路，需要联合国做出巨大努力并采取后续行动。这些局势同时会给人造成苦难，伴有侵犯人权现象。

这一结果促使我们强化和统一安全理事会内部的努力，致力于使其更有效地处理这些不同的局势并执行其决议。这也促使我们提出质疑，我们如何能够使安理会更高效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强制执行其决议、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结束数百万民众的苦难方面。

我们需要对安全理事会的业绩做出客观分析，以便能够制定适当的解决办法。在此，我向长老们致意，征求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鉴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加剧，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影响健康的大流行

病、网络威胁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此外还有现有危机和冲突的错综复杂性以及新危机和新冲突的出现，等等。有鉴于此，安理会可能需要制定新的工作机制和方法，以便能够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我在此也想听听长者会成员如何看待安全理事会在处理这种新威胁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安理会成员没有对这些威胁是否都属于其职权范围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为通过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第2532（2020）号决议进行的漫长谈判证明了这一点。

安全理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互补作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尽管目前正在这方面进行定期磋商，但普遍的印象仍然是，这种合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地区，这些地区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问题最多，也是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最多的地方。因此，我谨向长者会成员提出一个问题：各位如何设想安全理事会成员与区域组织开展更有效的合作并分担职责，特别是鉴于随着许多冲突地区的局势不断恶化，安理会议程上的许多议题久拖不决？

我谨再次感谢安理会主席举行本次会议，并感谢长者会成员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提出大量建议。

邓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爱尔兰召开本次会议，使我们得以与长者会进行坦率的对话。我们赞扬长者会的努力，十分珍视他们在与安全理事会任务授权相关的问题上发表的想法和真知灼见。

越南在2020年1月和2021年4月担任主席国期间，有机会邀请长者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两个主题，一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维护《联合国宪章》（见S/PV.8699），二是与区域组织的合作（见S/2021/394）。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其中的一些例子是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军备竞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扩散、恐怖主

义、跨国有组织犯罪、贫困、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

随着我们所处的世界日益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我们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我们的最短板。我们坚信，基于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会员国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的集体工作的多边主义，是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最有效对策。多边主义有助于治愈和预防世界困境。

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罗宾逊夫人和卜拉希米先生富有见地的通报，并感谢他们的睿智言论和建议。在这方面，我谨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预防冲突应该是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核心所在。安理会应利用所掌握的全部工具，为预防、冲突后复原和保持和平努力做出贡献。维和人员需要我们的持续支持和资源，以便在日益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完成任务。我们必须培养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自主主人翁意识，特别是在冲突后和重建时期。

其次，为了使多边体系更高效、更灵敏和更协同地运作，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安全理事会也不例外。至关重要的是提高安理会的透明度、民主性、代表性和有效性。必须始终优先考虑安理会的团结和统一。

我们还必须支持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互补作用。在我们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确立了其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核心地位，包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解决区域和国际问题方面的核心地位。

在国家一级，我们需要一个让当地社区参与进来、促进公私合作以及支持最弱势群体的整体政府办法。需要国家能力建设援助的多边办法至关重要。

第三，我同意，安理会不应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放任不管。《联合国宪章》为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国际秩序奠定了永恒的基础。我

们的集体和个人行动必须充分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在这一方面，我想问各位长者，在他们看来，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可以提高安理会应对新挑战的效率，同时保持团结和包容性。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借此机会回顾，法国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道谴责了9月5日在几内亚发生的事件，并呼吁恢复宪政秩序和释放孔戴总统。这场危机象征着区域组织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授权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感谢鲁滨逊夫人和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我通过他们赞扬长者会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工作。我们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世界需要强有力的多边主义和有效的安全理事会。这对于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集体思考如何更有效地采取行动。

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工具。我们赋予联合国的授权是一个宝贵的工具。我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部署在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南苏丹危险地区的80000名蓝盔人员的工作。在阿富汗，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正与人道主义机构一道在危急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必须继续下去。

我们的团结是联合国行动成功的条件。2011年，我们在科特迪瓦问题上展示了这种团结，该国现在正顺利走向和解。在利比亚，和平触手可及。我们支持在12月24日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这对稳定与和解至关重要。关于叙利亚，我呼吁安全理事会搁置分歧，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最终解决冲突。

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没有妇女和青年人有效参与决策，就不可能实现和平。7月在巴黎举行的平等一代论坛上筹集的100亿美元必须为此做出贡献。

在当前环境下，必须维护现有不扩散规范的完整性。这些规范的核心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需要对扩散作出强有力和一致的回应，包括努力促进美国和伊朗共同遵守它们根据2015年在维也纳商定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作的承诺。这还需要努力实现朝鲜的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这些是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所有人的安全不受减损的世界的条件。

最佳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工具是一回事，但我们也必须一起看看我们如何能够超越这一点。法国致力于安全理事会改革，以加强其权威和代表性，同时保持其决策特性。我们支持扩大两类成员和增加非洲的席位。我们还呼吁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加入我们与墨西哥一起提出的倡议，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自愿和集体地暂停使用否决权。

我们也可以扩大我们的应对。这是萨赫勒国家、法国及其伙伴通过萨赫勒联盟正在推动的项目的目标。它寻求应对危机的所有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军事能力、重新部署政府服务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欧洲联盟完全支持这些努力。联合国必须做得更多。

应对危机还意味着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确保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加入我们与德国发起的人道主义行动呼吁。

最后，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工具是预防。预防意味着识别明天的危机。预防也意味着在威胁升级之前遏制它们。例如，我们通过第2532（2020）号和第2565（2021）号决议对冠状病毒病作出了集体应对，这些决议必须作为紧急事项得到执行。

我们也知道，全球变暖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决议中得到更好的反映，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就必须真正成为我们应对危机措施的核心要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爱尔兰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长者会成员今天与会。鲁滨逊主席和荣休长者卜拉希米今天的通报既重要又令人震惊。我也感谢前总统约翰逊·瑟利夫和前总统塞迪略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安全理事会需要他们的信息所传达的智慧、清晰性和勇气。

玛丽·鲁滨逊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呼吁我们关注我们面临的深刻挑战——我们经常难以认识到的挑战以及我们多次未能应对的挑战。他们在呼吁中认识到一个不可回避的共同现实：我们面临的挑战太大、太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像我国这样的小岛屿国家，还是在座几个国家所代表的全球超级大国——都无法独自应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坐在这个象征性的马蹄形会议桌旁，互相看着对方，谈论着一起努力，但并不总是成功做到这一点。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口头上强调目标一致的必要性，强调安全理事会需要倾听其他声音——区域组织和有影响力、有经验的行动者，如长者会的声音。他们今天发出的信息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因不作为而联系在一起，也因对不作为的后果负有责任而联系在一起。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多边主义必须成为我们如何寻求应对全球挑战，尤其是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的核心。这是1945年《宪章》起草者雄心勃勃的愿景，他们满怀激情，乐观地认为，他们共同努力的决心可以使后代免遭战祸。这实际上是安理会每天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我们今天上午从长者会那里听到的响亮呼唤。

对于爱尔兰这样的小国来说，多边主义植根于我们的基因。我们是一个全球岛，我们做的每件事都紧密相连。这是我们如何对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所在。这体现在我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蓝盔部队的承诺上，体现在我们在爱尔兰外交政策中致力于促进裁军的努力之中，并基于我们亲身经历的冲突——这一经历继续告诉我们，和平进程要得以持久，就必须具有包容性，确保最弱势群体——往往是

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声音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得到听取。我们不仅有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而且同样有捍卫多边主义的勇气。

自1945年以来，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已经改变。今天，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致使我们的集体安全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在安理会亲耳听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如何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冲突的其他驱动因素，从而破坏萨赫勒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稳定。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现实，所有国家最终都会感受到气候变化的破坏稳定的影响。

我们利用本月担任主席的机会，审议安理会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应对气候安全风险。我们必须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安理会能够在执行任务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同在座的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一样，我为长者会的工作和智慧所鼓舞。对我来说，作为一名爱尔兰女性，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的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许多人今天提到了阿富汗的危机。最近几周，我首先想到的是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困境，这让我想起前总统罗宾逊曾经说过的话：

“在一个妇女的权利和潜力受到限制的社会中，没有一个男子能够真正自由。他可能有权力，但他不会有自由。”

安理会将在星期四举行的辩论和关于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任务规定的谈判中继续紧急审议阿富汗局势。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呼吁安理会尽其所能促进和保护阿富汗勇敢妇女的人权。衡量喀布尔新体制的一个关键标准将是它如何对待妇女和女童。

阿富汗只是安理会正在努力应对的众多危机之一。从埃塞俄比亚到也门，再到海地和叙利亚，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环境。促进尊重人权，包括保护民间社会空间和人权维护者，必须是我们对这些及其他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所作承诺的核心。

一个沉痛的教训是，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在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问题上切不可产生分歧。如果我们产生分歧，承受后果的将是那些脆弱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呼吁安理会团结一致听起来可能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对世界各地数百万弱势民众来说，这是一个现实。这些民众中有许多人面临战争、饥荒或冲突中的性暴力，他们依靠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团结起来并采取行动。这是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责任。这是1945年《宪章》的承诺。在2021年，这仍然是《宪章》的承诺。我们知道，长者会正在作出不懈努力，帮助实现这一承诺，今天，我们将依靠他们的鼓励来加强我们在此所作的努力。

我现在恢复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请罗宾逊夫人对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作出回应。

罗宾逊夫人（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非常热情地欢迎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和我所作的发言，欢迎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和埃内斯托·塞迪略出席会议，并欢迎长者会开展的工作。我们对此深表赞赏，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倾心投入，能够在此通报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

成员们不久前听取了潘基文的发言，他现在是我的副手之一，但显然也是我的前上司，至少在三项任务中领导我开展工作，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机会，讨论并回顾安全理事会的基本原则，提醒各位成员并让各位成员相互提醒，因为在我听取发言时，实际上给我留下相当深刻印象的是，许多成员强烈肯定支持一个连贯、综合的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并强烈肯定我们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体系。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也许不时与长者会进行这样的对话或这样的讨论，会让成员们有机会表现出他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最佳举止；的确，我觉得他们今天就表现出了最佳举止，这很好，因为

这表明他们有能力也许能找到比日常偶尔达成的更多的共同点；当他们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他们可能会发现这种问题更容易引起分歧。

成员们提出了一些非常现实、非常好的问题。现在我将作出简短的回答，可能不是很充分，不过，主席女士，幸运的是，在爱尔兰慷慨地与我所有四位同事共进午餐之后，你将能够特别听取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和埃内斯托·塞迪略的发言，并听取卜拉希米先生和我本人对所提问题的更多答复，可能还有更多问题。

让我来谈一谈一些我觉得非常相关的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谈谈联合王国和爱沙尼亚代表先前提出的有关提格雷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任命前总统奥巴桑乔为非洲之角问题高级代表的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这一任命；有些人担心他可能不会受到提格雷方面的欢迎，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各位成员还记得，在我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我们还建议——我们是刻意提出的——安全理事会不妨进行一次访问，因为如果成员访问，他们将前往亚的斯亚贝巴，这将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以非常、非常明显的方式与非洲联盟联系。

我知道，在我执行关于大湖区问题的任务时，安全理事会多次访问了萨赫勒和乍得湖，并多次访问了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但最近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安理会一直未能进行访问。如果安理会能够考虑尽早进行访问，并与非洲联盟就其在有关提格雷问题上所作努力进行密切对话和联系，或许会是一件好事。

肯尼亚代表谈到纳尔逊·曼德拉赋予我们的任务，这让我非常感动。这些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他提到了一系列问题，并谈到了COVID-19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其他一些发言者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长者会目前特别关注的平等现象之一是获取疫苗方面的不公平，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长者会两位成员——今天上午没有发言，但将与我们一起参加午餐会的两位成

员——深入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总统作为共同主席主持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的工作，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是该小组的成员。我认为该小组的建议是深思熟虑的，特别是因为它认为COVID-19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卫生问题，但不仅仅如此：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敦促大会通过一项关于COVID-19疫情的全面宣言，因为这场疫情不仅仅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情。不仅如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这将很快在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进行。

提到国际人权、民主和两性平等，我实际上想要回顾2002年3月对阿富汗的那次访问，因为我想强调，人权并不是东方或西方或北方或南方的权利。这些是基本人权，每个国家、在这个会议厅里有代表的每个国家都承认这一点。在不同的文书，如载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联合国会员国一再提及《世界人权宣言》，不仅如此，每个国家也都接受《世界宣言》。大多数国家接受一项或多项附加盟约或公约。这表明各国都认识到这些文书的重要性。

但是，人权也根植于各国的文化之中，这是阿富汗妇女给我们的重要信息。那是她们的宪章，而不是某种外部宪章。宪章是她们的宪章。在发起宪章时，她们赞扬安拉，这意味着宪章符合她们的文化。此外，在该国的宪法、法律和政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帮助了妇女和女童，并增强了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参与。我恳请安全理事会——而且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特别是恳请那些在未来几个月将非常积极地参与处理塔利班问题的国家——记住，正如法国代表所说，我们不久前刚刚举行了活动来纪念平等一代论坛的召开。如果我们任凭妇女本身已获得的权利因塔利班的军事接管——基本上是一场政变——而被完全废除，世界上的妇女和女童会怎么想？这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因此，我们牢记这一点极其重要。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的是，相当多的安理会成员提到气候变化。我知道，我们越来越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已有一个由爱尔兰担任共同主席的气候与安全非正式小组。知道我今天有机会来安理会作简短发言，我最近询问一些顶级气候科学家，他们会如何告诉安全理事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安全问题。他们说，

“但它怎能不如此视之？气候变化是一个加剧威胁的因素：就任何问题而言，气候变化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一种生存威胁。怎能不视之为安全问题？”

这绝对是我从气候科学家那里得到的回应。

因此，我敦促安理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安全问题，而如果成员们真的就一项决议草案达成一致意见，我也要敦促它们将之变成一项强有力的决议，因为一项弱势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根本于事无补。既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可能就需要一些时间，从真正认识气候变化所构成威胁的角度来充分考虑对世界的各种影响。在其最近的报告以及关于全球升温1.5摄氏度影响的特别报告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明确告诉安理会，有些事情安理会成员肯定可以考虑。

对于有成员提及《核不扩散条约》与核问题，我感到很高兴。正如我在通报中所说，我高兴地获悉爱尔兰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提出广泛的核问题。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或许可以明确指出，像今天会议这样的机会，即让安全理事会从其非常艰难的议程上往后退一小步——我承认它必须应对非常艰难的问题，而且其成员有不同的国家立场——并进行反思，有利于成员们的集体承诺。当成员们来到安全理事会时，它们不是代表个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它们是当选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们必须借此机会发扬集体精神，共同努力。尽管存在上述各种缺陷，包括并不反映现实世界的本机构组成情况，但世界需要其成

员尽量做好工作，而且本机构也担负重大职责，必须履行这些职责。

因此，我最后只想指出，长者会当然支持在涉及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这是一些国家——法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一再提出的。我们也希望看到其他改革。潘基文曾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谈到安理会可以改进的方式，包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方式。新闻谈话不应要求一致同意，尽管这是迄今为止的惯例。

最后，我再次感谢爱尔兰邀请我们长者会四位成员来安理厅参加会议——其中两人有机会发言——并主办一次午餐会，以便进一步讨论《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职责的重要领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宾逊总统所作的澄清，也感谢长者会所有成员。我感谢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塞迪略总统和约翰逊·瑟利夫总统今天来到安理厅参加会议。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下午12时15分散会。